

鐵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四四・集部・別集類

槐野先生存笥稿三十八卷	〔明〕王維禎撰	附錄一卷	一
司成遺翰四卷	〔明〕王維禎撰		三八九
茅鹿門先生文集三十六卷	〔卷一至卷二十〕	〔明〕茅坤撰	四三九

槐野先生存笥稿叙



叙曰文章關乎氣運信然哉夫以龍馬呈象無煩藻績之奇書契漸興炳若日星之耀鬱而始暢有開必先遽非世隆與隆則文章繁之乎是故代際淳龐文絕脩靡之態時

存笥稿

序

趨綺麗辭乖古雅之遺邇自鹵漢文為履端史稱其渾朴溫厚炳焉與三代同風尚矣迺延歷以來粉糝波糜炳蔚風雲之狀雕繪月露之形淺夫掇彩徒摭其英華哲匠研真必窮於膚澤詎知銜華佩

實言簡意該無取雕琢自成奇偉者乎哉

明稽古右文斯道大闡譬日月之麗天山河之煥綺超乘而上爛乎域中然猶拾排諧之剩瀋咀波流之餘唾瓌詭傷氣縟繡掩骨即使聲詩摘翰徒競秀於片言苟其錯出蕪長充難工於具體粵惟北地崛起日月重明左輔代興山河益潤於時

存笥稿

序

肅皇御宇海內雍熙先生簪筆龍池視草鳳閣鎔冶墳典翔集雅謨文非騷選班揚不歷

於思詩非曹劉李杜不注於
目由是隻詞傳播咸歸遷史
齊衡一韻甫出共羨少陵讓
采寧非志以定言獨鍾間世
者歟先生鄭人也余代

狩三秦駐節華下望龍門而太

史之氣猶新履鹵溪而功曹

存笥稿

序

三

之風儼在然後知先生之文

濬發有自矣夫先生志存用

世詎曰立言天假脩齡何難

大受即其論要害於九有譚

疾苦於四方較若借籌明同

觀火至夫南倭北虜時切請

纓內警外訏常懷按劍遐想

慷慨之氣再惟深遠之謀異

日者倘改職授任當與梓里

汾陽焜耀後先矣又奚翹軼

遷史之雄詞步功曹之雅韻

已也芳規旣遠遺編猶存讐

校未精流傳更訛玄象南史

先生甥也接跡玉堂醉心絃

存笥稿

序

四

帙窮蒐廣詢雖斷簡必收旁

考互訂即一言務信遂稱完

璧亡復逸珠誠執苑之苦心

左輔之功人也披閱再四寔

獲我心遂檄渭南王令捐貲

募工付之剗剗庶幾正始復

還玄風再睹後之觀者景先

詰而徵文獻不亦全盛之遺
響乎哉余識慙半豹竊窺一
斑聊弁數言用紀歲月云爾
王令名九叙肅寧人起家進
士政惠而文故以茲役畀之
萬曆乙巳春

賜同進士出身山東道監察御

存笥稿

序

五

史

欽差提督南畿學校前奉

勅巡茶巡按陝西翰林院庶吉

士睢陽後學黃陞撰



渭上後學南居業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海內以作者鳴代可睹也其
為學士家所北面莫若宮同
氏次則推轂槐野先生而人
者皆閩中產云先生初入中
秘即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
舉東京以下語詩不屑舉大
曆以下語一時脩文之士無
不心伏願為之下而間有謂
文須舍筏安所事尺寸古人
也者先生獨不謂然洎在史
局引繩操墨補入紳化每一
結撰傳布薦紳間人、膾炙
薦紳大夫時有贈送非得先

存笥稿

序

六

存簡稿

序

七

生擯管人不以為華也其為
一時所嚮向若此蓋當考覽
國初時臺閣文體類尚明折暢
達而其為詩亦冲夷俊美頗
備塗宗人而士大夫不在館
閣及布衣之雄率乞靈秦漢
人口多與詞林爭勝考其所
作大都刻畫皮貌剽竊影鄉音
競相塗抹漸入支離即所稱
海內七子非不高自夸詡然
自歷下瑯琊而外孰能為詞
壇執牛耳者嗟之難言之矣
先生夢寐古人文規于長詩
宗少陵今其言具在言司馬

存簡稿

序

八

則司馬言杜則杜妙契環中
神符象外試取先生所著雜
寔子長少陵集中悉知夫先
生之非子長少陵也又悉知
夫子長少陵之非先生也譬
之韓幹画馬曲肖神情又如
胡寬營新豐井市宛然難大
之競識其處蓋曩時臺閣之
體至是盡然大變而所稱士
大夫及布衣之雄乞靈秦漢
人口多以勝詞林者始識秦
漢人真面目真命脉將慙汗
昨言不敢後逞其甲乙雌黃
之口是先生不獨有功詞林

抑且有功於賈秦賈漢諸君
子詎非龍苑之前茅而名世
之間出者哉先生志在經世
慷慨有大畧當

世廟時天下多事先生振掌論
說具有石畫藉令得一當其
勲樹必有可紀願以詞臣不

存簡稿

序

九

得任他事又早世不竟其材
望、以望文垂於世夫使先
生以望文垂世而世之流以
望文知先生非世道之幸也
先生存簡稿二十卷初刻於
閩中又刻於吳會皆虞佚後
刻於魏博增續稿九卷差備

矣又虞訛茲太史南玄象氏

先生館甥也博采精讐合之

共得三十八卷後謀於侍御

黃公鏗梓而廣布之而屬不

佞為之叙太史公左輔名家

三為古文辭而侍御公博雅

好文故於是編加意表章若

存簡稿

序

十

此詩不云乎高山仰止不佞
梓里後進仰止先生舊矣茲
因太史之清輶述文體代愛
之故并先生所為輯轉元運
者以告同志倘海內有共此
炙嗜者乎幸勿以不佞之言
為誣也

萬曆乙巳初秋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東宮日講官被禍後學王圖撰



濠梁後學朱宗吉書

存笥稿

序



槐野先生存笥稿序

古文詞自空同先生振起握
槩者蓋人人希心函京大曆
而上矣顧沾濡漸靡舍神師
貌猥剝裂成章以為奇絕而
不顧其安精氣黯索味之若
陳紅然迨槐野先生鑒起心

存笥稿

序

十二

弗善也迺一切脫去榛櫛惟
獨以神情符契百世上鴻裁
短什直追子長少陵之軌矩
度森栗猶之大匠營剏左尋
引右繩墨中處焉以役群工
高深狹濶之制犂然有條而
阿房之巨靈光之巍不事跡

襲無不可為何者操其方圓
圓倕之圓方班之方而締構
自己也焉用跡襲蓋父有法
有法法不得其法法而斲法
之若於是乎有拾藩誠契其
法法且不煩繩削而自合即
子長少陵文藝詩史寧直得

存簡稿

序

十三

之言泉毫素間哉彼其周流
窮攬形勝謠俗古今成敗備
囊括之而後乃馳騁諸家吞
吐歷代其善陳時事情不忘
君而後渾涵汪洋千彙萬狀
聲稱到今先生事親孝服官
念孜孜

王室窮究世故鴻猷巨典吏治
民隱士風夷情方輿嗜向疆
場大計具有碩畫成算鑿鑿
當窺其胸次醞藉誠足婉培
往古故其摛之詞渾渾噩噩
方圓曲中其則琅函與典塞
茹酋穴之菁薺啜百氏之載

存簡稿

序

十四

而朝華是務謝膏馥為盡祛
所謂得其法者非邪是以
典午江左語自不能措其毫
端竊嘗辟之貞松古柏黛色
龍鱗而離落間卉植失其斐
疊溟海曾溷勢且浴日月王
百川而尺寸波瀾當之却其

淪漪殆與空同先生並垂不朽哉然空同詞氣倜然機鋒橫溢猶時徑率亢厲而先生沉厚雍穆意趣翮二在文之內又在文之外是集也於

昭代指詎容多屈哉學士大夫挹味者衆固嘗三四繡之梓

存笥稿

序

五

矣然漏遺叢襍豕亥時不免茲先生甥玄象南先生鳩蓂穗蒙精摩詳訂衷白王先生為叙而傳之豈不焜耀一時而烏奕千載者哉將敘青玄象先生顧蒙曰吾鄉詞林先哲之集之傳子安可以無言

弘遂忘其區霽輒以夙所斑窺先生者為之叙云
萬曆乙巳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徵仕郎
關門後學盛以弘謹撰

存笥稿

序

六

渭上後學南居仁書



槐野先生存笥稿原序六首

姚江孫陞南京禮部尚書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竒自空同李先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圻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堅子挾策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存笥稿

原序

乃若揚權古今得失卽王子所膾炙余率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于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沈之思務引于繩墨必結搆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敝尚玄素聞者訝訝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脩古而無卻顧者公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曰益衆王子不喜卑論必求合于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

明何以徵後世願儗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卽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笥中無所失獨無所謂儗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旣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哀次得文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卽能屬書摘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拙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

存笥稿

原序

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卽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旣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嘉靖丁巳三月

蘭谿鄭本立陝西巡按御史

余自有識以來卽聞海內有王槐野氏玄覽博辯善爲古文而其人奇偉不群慷慨有大節私甚慕之迨入仕奔走塵途愧未識其面去歲抵京忽報槐野沒矣頃之濫役關中過華山存問其家亟索其文讀之

果與昔聞不異因信槐野人品之不詳當如其文之不凡也攜入省把玩不忍釋去方事校錄適李翁先生自數千里外以其善本至繁祛類析益復精粹矣遂檄督學李子校之西安劉守刻之焉刻之者何爲其可傳也曷爲傳之嘗聞君子不知其人則視其友不詳其行則考其言昔蘇子美沒後其友歐陽子敘其文而錄之蘇氏之文遂盛傳于世何者天下固重子美而尤信歐陽子也今觀槐野之集文追子長詩擬老杜體裁格製迥邁時輩而要其大意率多右正嫉邪揚嫺刺惡時夫胸臆以豈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存笥稿

原序

三

奇思炳炳鏗鏘聳人觀聽真所謂擲地有聲入土不蠹其視子美信足並駕齊驅矣廼季翁復爲之叙錄東集焉譬之梁璆泗磬楚鏡吳鉤雜然並陳而辯識品題之者則博雅君子也人有不信其爲希世之寶者哉然則是刻成使天下由是知槐野人品之奇由是知李翁友誼之篤文獻足徵而古道不沒其于風教亦或少裨矣夫寧獨以其辭而已邪嘉靖丁巳五月

濟南李攀龍

陝西提學副使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

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繩墨卽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于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柰何欲自掩于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卽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

存笥稿

原序

四

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于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卽欲聞時政不亦輜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嘉靖丁巳十月

曲梁王一鶚建寧府知府

槐野先生存笥稿梓于姑蘓士大夫購之者恒慮弗獲予獲而誦之悚然嘆曰關中形勝峙華帶河古稱百二先生寔鍾其秀故其氣節發于文章誦之者卽如振衣華嶽泛楫河源矣因攜入建安建安潘尹先生之門人也又從而梓之以廣其傳噫嘻有道華陰瞻華嶽睹河流者其如見先生也邪嘉靖辛酉六月

渭上南軒吏部文選郎中

槐野文集舊名存笥稿初刻之長安者乃嘉靖乙卯地震後得于散藁中僅十之三四蓋惜其遺者多矣

存笥稿

原序

五

故未加選焉無何刻之具下雖少加裒益顧其時遺者尚未盡出也無何復刻之建寧又卽具板而翻之已耳觀者率嘆其非全書云隆慶庚午余養疴里中遍咨姻舊得遺文若干卷爰令李男師仲編次成裘顧媿趨趨塵溷無能廣厥傳焉萬曆乙亥余讀禮里中會大中丞右坡董公嘉惠斯文表揚前哲固雅珍茲集者乃遺書議梓事且謂文貴精不貴多蓋選焉以傳益誠慎之也余不自揆輒取前數刻并遺文謬加刊定總得若干卷以往未及綴梓而中丞公陟三邊督府尋且逝矣嗟乎文不易傳若是哉戊寅會督

學翼軒李君行部過余談文事慨然欲成中丞公志

余輒更加訂正因紀歲月于末簡嗟乎立言之道豈易語哉余曩讀書中秘得侍大宗伯李泉翁教聞其嘗與槐野公約爲擬古著述未就而槐野公溘爲脩文郎矣假令至今存世卽笥中所收諒不止此或又自加潤削未可知也余於是曠然有感于作者之志焉是故閱其文若詩卓關化理當于世教者錄之否則詞調雖古雅姑置之以俟大方君子訂焉或欲究其所詣則前諸序跋盡矣余復奚言哉嗟乎余嘗觀于李泉翁所編談藝集文悠然有感于作者之志苦

存笥稿

原序

六

矣於是挈其原刻之半蓋皆喫緊切磋者謂足訓友誼耳豈曰文詞爾邪乃余猶慮閱茲選者徒以文槩人也故又以狀志附焉大都欲令後之觀者知槐野公之文章事業皆未竟也已嗟乎余復奚言哉萬曆己卯三月

同郡劉士忠江西道御史

故國子祭酒王槐野公者余里先生也當肅皇帝朝以著作雄一代卽單辭小牘出入無不習而誦之迨先生沒宗伯孫文恪公爲哀次其集若干卷以傳乃習而誦者愈益衆集始梓于關中而吳而閩無不

爭梓者益先生集行踴赫蹠之直且驟而數倍矣顧文恪公哀集時董得先生文若詩十之七其三尚未發簡余生也晚乃幸以粉榆故得寓目珍錄家藏比叨理中山諸案識往往遣主書就錄甚費擾會關中版亦憑漫不可讀乃清豐尹君東明徐君雅重先生文因謀付剞劂并原本彙梓之爲前集者八爲續集者四總爲帙十有二庶幾有以窺生全矣工竣二君以先生文屢更傳寫謄且落者相踵乃遣使自數百里外持集屬余校而序之余不獲辭敬爲手讎少正其訛卽不能言言而校靡一謬然視昔則有間矣至

存簡稿

原序

七

若先生文及詩其品隲在學士大夫行履具本傳又大都見孫文恪公序中余小子復何言雖然余讀先生全集數過乃識其所爲大者因稽古人以明其志云昔徐庶嘗事先主矣操執其母以要庶庶不得已去劉就曹比且行而以孔明薦卒建興蜀之業夫全其親不弃其君其忠與孝何其偉也先生當乙卯歲之十月間母劉太孺人遘癰患遂徬徨惓疏乞養會以遷官便道歸省行次華山下虔告獄神願代母令青着其舫未逾月先生卽遭地震之變劉太孺人疾尋亦愈壽竟躋八旬嗟乎念誠代母神卽令之代此

非謂孝子奇節邪乃先生所舉文武士凡幾百人率斌斌當國家實用且嘗欲西接宣大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令修築墻垣亭郭星聯不斷每百里爲一軍練習拒守分番乘郭諸凡禦虜之計甚辦而當其時人固未之與也今且三十年所矣北虜款塞一時謀人國者果自宣大薊遼東西相接築墻建臺岑峩雄固虜亦環顧股慄不敢敗盟乃其策則自先生預發之矣可不謂忠哲之遠謀哉夫庶完母以生而功著薦賢先生代母以死而功著策士若先生者則徐庶之烈忠孝之槩也豈徒炫空文以自見者比

存簡稿

原序

八

邪此其志微其事奇人固莫有發者余不敏敢以所聞于長老併集中所載掇其大者論著之焉萬曆己卯八月

附錄四首

孫王倡和集序

東海何良俊

翰林院孔目

孫王倡和集者迺太宗伯李泉孫先生與蔡酒槐野王先生倡和之作也良俊讀二先生之詩見有倡和諸篇喜其音調之同謹爲錄出銓次如左序而刻之夫詩之有倡和其古賡歌之遺乎爰自明

存簡稿

原序

九

良喜起之歌聲于虞庭嗣是有魏太子西園之詠
唐中宗時群臣有臨渭亭昆明池諸作其後則元
白同殷于朝皮陸振嚮于野雖其格之高下詞之
醇駁不同要之君臣則上下一德朋友則彼此齊
契然後可以並陳叶奏無相奪倫不然則魚目與
珠同握嫖母共西施比肩其精麤妍醜能不較
然矣乎若我二先生同在翰林力以主張斯文爲
已任講求研究獨主旁搜盡古人之能事而折其
中凡有篇什其取材駕格命意鑄辭必求至當之
則加以句洗字鍊窮妍極工如射者張侯挾矢期
于破的至于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人不傳之秘
二先生專精苦思得之意匠而他人則槩乎未聞
者也槐野專主于杜其力稍勁李泉則既備風骨
復多俊語而應制與五言之作尤爲擅場則以主
于杜而旁出于王右丞故也今觀集中諸篇工力
悉敵正如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兵渭濱相持
歷年營壘巖然時以奇兵相角威力不挫而疆圉
各全豈非千古勍敵邪誠執林之極則昭代之
盛事也良俊謁選吏部時首蒙李泉先生賞識及
官南翰林孔目槐野先生方掌院事實二先生門

存簡稿

原序

十

生故吏先生以良俊稍知文事每晨見必劇談常
至日晏故親承音旨爲最多槐野一日語良俊曰
夫七言之有杜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
今人多不喜杜詩此何故邪良俊曰先生重風骨
故喜杜今人多重聲調故喜錢劉錢劉之詩流麗
動人然一誦則興象俱徹矣豈如少陵深厚雋永
邪槐野首肯之槐野曰余綴文置五簿必五易簿
稿始定李泉先生曰自余初入館時卽與槐野期
共砥礪每成一詠互肆譏評或有一字不安卽時
拈出者或有全篇抹去者或槐野詩先成余作繼
出槐野覺不敵卽弃去更綴者嗚呼人但見二先
生之作爲近代絕唱然孰知良工心獨苦哉昔曹
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後世誰相知更定吾文邪世
共宗詠以爲名言二先生虛懷能受合符子建故
其所造幾與同風推而遠之雖周孔之業可致也
世有隘心自是者得聞二先生之風則豈特爲騷
壇之助而于世教不無大裨也邪嘉靖庚申四月
談執集序

上元許穀

南太常寺卿

談執集者往大司成槐野王公與今大宗伯李泉

孫公並游翰署交訂執文其所往來之簡牘也頃
槐野公遭關中地震隕去季泉公傷之既瘳其遺
文及所倡和詩序而傳矣再檢篋中得談執舊牘
若干首恐其放失復萃而刻之蓋彰雅道存交誼
云季泉公近以示穀且命序諸簡端若曰執義甚
長談何容易向吾二人之論文也各相攻錯瑕瑜
不掩往來簡牘最夥余簡當在槐野家計變後毀
矣乃槐野遺余簡遭海上多故亦不盡存近掇拾
止此追惟良友遺墨不忍漸滅亡也吾將托之梓
人子吾二人同榜且稱同調安得無言穀三復久

存簡稿

原序

十二

感美良深乃叙曰執文之道緣情體物立則孔昭
揚芬極玄含指寔奧矧夫片詞既吐駟牡奚追斯
言苟玷千古弗化故選義考辭雖由于染翰指疵
撻疾寧無待于盍簪乎昔子輿立會文之撰忠告
居先宣尼論取友之益直諒稱首豈非多聞善道
哲語易求互擊通攻謹言希覲也哉然必深詣乃
可證體虛受庶幾入聖使取舍之權衡未定彼已
之芥蒂猶存則持論或垂取譏作者受言倦改竟
坐迷途以此談執不既遠乎穀觀二公各挺英姿
並探文窟精嚴有則既鳳翥于東南宏肆不羈遂

鷹揚于西北方當釋褐之初卽結如蘭之契既而
同升玉署對草瑤篇異議不諛侃言非忤嘗曰濡
毫是執詣極斯深把臂皆朋規瑕乃益若文不逮
于西京詞不宗于漢魏近體落開元以後卽搢筆
窮年終非正法吾二人盍努力圖之務成一家之
言可也於是每構一篇必相訂正不欲師心務求
合作公暇相過或夜分不去有事則走童子持尺
書以代面今觀簡中所載其揚休頌藻舉非溢美
可以毋論至于批駁或至數番較量僅止一字不
以責告相嫌豈曰微瑕遂貸蓋志追先執力登彼

存簡稿

原序

十二

岸寧傷詆斥無從詭隨厥意遠矣自非質臨上知
識邁時賢卽慕切偲之義安能篤行不厭至是乎
善乎子建之言有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譏彈其有不善應時改定夫文至于子建亦云美
矣猶以才不過人喜聞利病由斯而談賢豪所見
豈不古今同軌邪以故執高一代名擅八區雖云
文同金玉宜爲世珍其銛鍊砥礪得之麗澤者亦
甚厚矣世有敝帚千金明垂反視入宮見疾志在
相傾誠覩斯簡必有愀然自失者然則季泉公刻
茲並傳其補于斯文不細豈直歎罕生之不作感